

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二

書籍十八

字學

臣等謹案書契為治察之本三古已然我

朝勅制國書訓行萬世沿十二字母得五聲合  
音洵足以括漢文翻切之要妙我

高宗純皇帝精究律元博通方語每於

幾暇摘文評史輒為之微信訂訛祛一切傳會詆基  
之蔽遠至藩衛臣僕仰蒙

觀對諮詢各以其國語之素習者聯款而

優答之茲於書籍列字學諸編一以誌聲韻之折微

一以示譯文之筦要并以著配全詮釋之務

存其真俾天下臣民人人共喻所以廣紹

聞而助流政教者其功甚鉅豈區區小學家之徒修

會通云爾哉

欽定音韻述微一部

乾隆三十八年

勅撰其合聲切字一本音韻闡微惟闡微以字母之

先後為字之先後此以領韻之字母為首餘則以次從之凡一百六卷

欽定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一部

乾隆四十四年

勅撰以國語與蒙古語互相音釋既兼載以明其義復對音以定其聲凡三十三卷五十七年校刊

聖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向既增訂清文鑑序而行之與夫穿鑿字法謬寓褒

譏曲解方言傳會漢語一切務奇求勝亦既辨之詳  
矣茲三合切音清文鑑書成司事者以序為請夫既  
有前序則此可以不必重為然前書祇載國語漢語  
而未及蒙古此書乃並載蒙古語所為異於前書者  
是不可以不闡其義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以來近邊諸蒙古部落久為世臣而至今則喀  
爾喀青海及準噶爾之四衛拉特前後歸順蓋無一  
蒙古之非我臣矣諸部語言音韻則柔雖畧殊而大

段則一卽國語雖與蒙古語異而亦有一二相同者  
朕卽位初以爲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  
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  
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  
之既可以爲餘暇之消遣復足以聯中外之性情因  
悟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  
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  
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  
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污其面哉

故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壹  
是義也雖然予以為亦無足深怪作金元史者之調  
文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  
況非其類者乎又況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則又  
安能保千秋萬世後不解此書者之不又將如作金  
元國史者之其人乎前書之序並命載於後庶幾並  
觀以互相發明也

欽定增訂清文鑑一部

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因前書未備

命臣工重加排纂

欽定成書凡四十八卷三十八年校刊

聖製增訂清文鑑序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為之樞筦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嚮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作復連類



而引伸之茲增訂清文鑑告竣並為毫厭指以詔來  
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為猛安穆昆之為  
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  
金史書烏珠為兀朮貝勒為勃極烈或為字董者是  
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隸  
讞牘者則書羅卜賊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至以  
字文強索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特堆砌之統詞而  
曲說者以鄂為嵯我之我博為較祭之較自謂語出  
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鑿

乎蓋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  
語則曰騰格里西番語則曰那木喀回語則曰阿思  
滿以漢文求之皆無義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  
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夫梯煙寧有義乎豈梯必  
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為  
梯煙而上為天之義可乎蓋嘗推而論之前代之主  
其不暇兼治漢文者既一任夫承譌襲謬而莫之正  
而兼治漢文者乃轉為漢文所牽掣而不克博訂方  
言之異精研聲律之元譬諸以水濟水誰能食之非

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亶制度考文於

列祖祖垂國書廣大指微貫弗賅洽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  
語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注中間採經傳成  
語以佐訓詁日久易啟傳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

開指授館臣詳加推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漢字對  
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苗髮

而字之清於不得其音者尠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  
明人共曉其俗解撫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為  
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汨於強索其義者抑又尠矣綜  
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  
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為補編系之卷末庶幾嘉  
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為序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一部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命繕譯諸臣譯正

親定成書凡一卷三十八年校刊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諭旨向來清字譯漢對音其漢字有平上去入四聲而清文之字本少是以不拘平仄僅仿六書假借之意通融對譯昨朕偶閱繙繹通鑑輯覽內如衛與魏對音清字通用一某字但衛與魏原有輕重二字中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清文衛與魏亦有輕重之分是以於書內分別改正即如漢字凡係尊稱者不加點而罕漢等字則加點以別

之專之與傳亦然以此類推如兩字而音有輕重  
可分者即從衛魏之例其止一字之音難以分寫  
者則於本字左右上下照罕傳等字加點以昭區  
別即不能盡如漢字之按四聲發圈而於音韻不  
至相混亦可以補對音所未及著交繕書房大臣  
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審定刊刻成書用彰同文之  
盛

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一部

乾隆三十六年奉

勅校正先是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官名沿繆承訛

展轉失真茲一一稽考更訂悉秉

睿裁勒成書凡四十六卷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諭旨前以批閱通鑑輯覽見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  
官名率多承謾襲謬展轉失真又復詮解附會支  
離無當甚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為鄙陋可笑蓋  
由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  
下其手訛以傳訛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

一統同文之盛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者  
朕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皆能一一稽考  
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摛文評史朕向懲其弊曾  
命纂輯同文韻統一書按以三合切音令其會意  
諧聲不相淆混復因評史推闡及之並命館臣就  
遼金元史國語解內人地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  
象數詳晰釐正每條兼系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  
俾一字一音咸歸脗合並為分類箋釋各依本來  
意義以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期於折衷至是一



訂舊史之踏駁今全國語解業已訂正而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彙訂未免多濡時日著交方畧館即將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實久布方策無庸復有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確覈改正其遼元二史俟其國語解告竣後亦即視金史之例次第釐訂盡一仍添派纂修官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覈分帙進覽候定用昭正訛傳信之至意

四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奉

諭旨前遼金元三史內人名字義多未妥協因命編纂諸臣遵照同文韻統所載詳加更正蓋緣遼金元入主中國時其人既未必盡曉漢文以致音同誤用而後此之為史者因非本國之人甚至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詆毀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重為釐定而示大公之本意也至本朝

發祥定鼎以來文武兼資所有王公大臣載在史冊昭著耳目人所共知其命名之初原係斟酌文義清漢合宜若必拘同文韻統所載與遼金元史一

體更改將令前此諸臣傳之奕禩莫辨誰何而現在諸臣之名字又斷不能盡改若有改有不改前後參差互異轉不足以示來茲著傳諭各館總裁等嗣後所辦各書如遇本朝人名第當詳考實錄為準不必另行譯改其從前已經辦過各書亦著一併更正以昭畫一

聖製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成司事者以序請史無序例也齊梁陳書及後五代乃有序蓋出於宋臣修史者勅為

之飾例也亦足以觀其政之不綱而事之紛紊也若  
今三史之請序將比於孰乎曰彼之序皆序其事而  
此之序乃序其言則不可以齊梁等比之矣序其言  
亦非為之修辭飾說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  
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  
蓋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  
不能保其必信數百年之後無庸為之修飾且改譯  
者不過正其訛誤之語而其舊史之布天下者自在  
也讀史者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語之異而事

之同則此序之不可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若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此豈春秋一字貶褒之為哉向於改譯三史之旨及同文韻統熱河志諸序已屢言之茲不復綴夫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元雖一統而主中華者纔八十年其時漢人之為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我國家承

天庥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十年矣漢人之為臣

僕者自其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語言無所  
不曉且今之纂修諸臣即有善通清書兼習諸國字  
之人則茲三史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是則  
吾於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雖然是造非吾  
造乃

天造我國家重熙累洽而後得此則所以祈  
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懼乃勝於慰焉云  
耳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三

書籍十九

類纂

臣等謹案著述家之有類纂薈衆體而為一書例也至於史官哀輯秘府蒐羅或奉

勅比排或因事釐定其間有

恩澤之類有

慶典之類有揚扈風雅參稽名物之類取義滋大焉  
易曰方以類聚類之始也纂言者因之以擷

菁英而賅廣博亦各從其類也詎惟備載軸  
之儲弃資藝林之攷索已乎爰掇其要如左  
欽定千叟宴詩一部

乾隆五十年正月六日

高宗純皇帝敬遵

聖祖仁皇帝成典於

乾清宮再舉千叟宴並恭依

聖祖御製一先韻詩

頒賜筵前許內廷臣工依韻賡和又遴王公文武大



臣蒙古回部藩臣及朝鮮國使臣等凡百人  
仿柏梁體聯句與斯宴者三千人宣情抒頌  
獻

壽銘

恩極千古詠歌之盛得詩三千四百二十九首類纂  
為集凡三十六卷

欽定重舉千叟宴詩一部

嘉慶元年正月四日

皇帝奉

太上皇帝

御寧壽宮之皇極殿重舉千叟宴

聖製再用一先韻詩

頒賜筵前

皇帝恭和內廷臣工並依韻賡和又遘王公文武

大臣蒙古內扎薩克諸藩臣等凡九十六人

仿柏梁體聯句與斯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得

詩三千四百九十七首類纂為集凡三十六

卷

特命南書房翰林撰冠提要用代于目復

題什以申詩教焉

聖製南書房翰林集千叟宴詩成呈覽命作題要示

志詩 丁巳

千叟人加兩倍豐例教內翰捉刀充

昨歲丙辰紀元  
週甲御皇極殿

重舉千叟宴入宴者凡三千餘人照乙巳千叟宴詩  
之例令內廷翰林代作合之得三千餘首茲彙輯呈

覽其中別體甚多頗見新意然六義  
究應歸雅正因題是什申詩教云爾多章未免多重

出別體因存別裁聲去同那取新奇斯足喜要提雅正

以為崇詩之一字言何易長律冠聲去茲表示衷

欽定平惠全書一部

乾隆六十年尚書

臣彭元瑞恭紀

高宗純皇帝御極以來蠲紓振貸之政周溥稠疊計  
發帑金億萬萬有奇裒輯

聖製詩章

欽頒諭旨系日編年彙為此書又攏為十類曰普蠲  
錢漕曰減除舊額曰

巡幸蠲免曰差役蠲緩曰偏隅蠲緩曰偏隅賑借曰  
截撥裕食曰平糶減價曰京廠常賑曰蠲除

積逋蓋本皞熙之

實政臚為方策之全編總三十二冊凡六十四卷

欽定辛酉工賑紀事一部

嘉慶六年

皇上命大臣督修永定河隄工并遣卿員分理近

畿賑務事竣

勅纂是書首列

御製以節次所降

諭旨及諸臣摺奏纂輯成編凡三十八卷七年校

刊

御製辛酉工賑紀事序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京師大雨數日夜西北諸山水同時並漲浩瀚奔騰汪洋匯注漫過兩岸石隄土隄決開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數千萬黎民蕩析離居飄流昏墊誠從來未有之大災患此工之所由興而賑之所由起也職此之由實予不德之所致予承

天

考命撫綏萬方

授璽以來兢兢業業唯恐一夫之不獲孰意罹此滂  
災遭此未見之奇變嗚呼痛哉永定河向來雖  
經決口為患不鉅即被淹浸何至波及多方水  
從橋頂隄上漫過人力難施固非意料所及若  
諉之氣數是遇災不知懼益獲

天譴矣從來消息盈虛之理總視人若敬怠感召之  
機書曰曰狂恒雨若又曰滿招損予一念之忽  
遂致如此誠可畏也若稍不實力救民獲咎滋

甚予何敢抑又何忍故分命鄉員多方賑卹亟命大員督修石土隄工工成於六年冬而賑直至七年夏始畢雖辦理尚為迅速全活者衆然倉卒之間轉於溝壑者已不知凡幾矣古云救荒無善策惟盡予心耳工成賑畢爰命內廷諸臣編述節次所降諭旨及內外諸臣摺奏纂集成書頒示直省俾令知予贖咎之本意設遇水旱徧災皆應實力拯救庶幾挽回

天意轉歉為豐尤不可稍存諱飾書誌予過亦可諒



予之苦心矣是為序

欽定萬壽衢歌一部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舉行

慶典

大駕自圓明園進宮仗間奏導迎之樂左右隨行尚

書 臣彭元瑞恭集

聖製詩句三百首攙事紀實謨為衢歌樂章填綴宮

譜被諸管絃尋

命武英殿刊行凡六卷

欽定十全集一部

乾隆五十九年尚書

臣彭元瑞敬紀

高宗純皇帝武功十全恭錄

聖製文四十四篇

聖製詩一千五百二十首彙為斯集曰初定金川曰

初定準噶爾曰再定準噶爾曰平定回部曰

再定兩金川曰平定臺灣曰平定緬甸曰平

定安南曰初定廓爾喀曰再定廓爾喀書成

命武英殿刊行凡五十四卷

欽定熙朝雅頌集一部

山東巡撫臣鐵保採輯八旗滿洲蒙古漢軍

人詩錄為是編恭呈

睿覽

賜名熙朝雅頌集

御製序文刊行首列諸王以下世爵次八旗臣士

次閨媛凡一百三十四卷

嘉慶九年五月十九日奉

諭旨我國家景運昌明文治隆茂八旗臣僕涵濡  
聖化輩出英才自定鼎以來後先疏附奔走之倫其  
足任干戈腹心者指不勝屈而於騎射本務之  
外留意謳吟馳聲鉛槧者亦復麟炳相望前此  
鐵保在京供職曾有採輯八旗詩之請經朕允  
行茲據奏進詩一百三十四卷請賜書名朕幾  
餘披覽嘉其搜羅富有選擇得宜格律咸趨於  
正而忠義勇敢之氣往往借以發抒存其詩實  
重其人益仰見

列聖培養恩深蒸髦蔚起正未有艾爰統命名熙朝  
雅頌集並製序冠於簡端以垂教奕禩非徒賞  
其淹雅博麗之詞也著將原書發交鐵保付之  
剞劂用昭同風盛軌焉

御製熙朝雅頌集序

皇清荷

天恩承

祖佑開基遼瀋定鼎燕京以孤矢威天下八旗勁旅  
蓋臣世僕同心一德肇造億萬年丕丕基都城

分駐列戍雲屯黃白紅藍有鑲有正參贊河鼓  
之象允協輶鈴之機皇哉唐哉世德作求金湯  
永固十年應邁姬周長鞏河山帶礪矣夫開創  
之時武功赫奕守成之世文教振興雖吟咏詞  
章非本朝之所尚而發抒心志亦盛世之應存  
此熙朝雅頌集之所由作也斯集為巡撫鐵保  
所編自八旗諸王百僚庶尹以及武士閨媛凡  
有關風俗人心節義彰瘡諸篇得一百三十四  
卷薈萃成書請名具奏朕幾餘評覽遍拾英華

紬繹旬餘未能釋手敬仰

列聖作人培養之厚穆然想見忠愛之忱英靈之氣  
或從征効命抒勇壯之詞或宰邑治民發肫誠  
之素炳炳麟麟珠聯璧合洵大觀化成之鉅製  
右文盛代之新聲是以命集為熙朝雅頌視周  
家小雅殆有過之八旗涵濡

祖恩

考澤百有餘年名臣碩彥代不乏人經文緯武之鴻  
才致君澤民之偉士不可以數計夫言為心聲

流露於篇章散見於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詩存其人也非愛其詩律深沉對偶親切愛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於楮墨間也是崇文而未忘習武若逐末舍本流為纖靡曼聲非予命名為雅頌之本意知干城禦侮之意者可與言詩徒耽於詞翰侈言吟咏太平不知開創之艱難則予之命集得不償失為耽逸厭勞之作倘觀斯集者應諒予之苦心矣我八旗臣僕豈可不深思熟慮以乃祖乃父之心為心以乃祖



乃父之言為法各勉公忠體國之忱毋負命名  
雅頌期望之深意朕之至願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

敕撰綜括四庫全書各書原委首列

聖諭次進表次職名次凡例次門目次經史子集總  
目提要凡二百卷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

晰應刻應抄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為稽古藏書者觀令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

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  
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弄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  
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  
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  
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  
載於後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  
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為詳備至現辦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  
書繕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列簡明

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因提要而得全書嘉興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并著通諭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部

是編以全書薈要內分簽考訂之處奉

勅編次成書凡一百卷五十四年校刊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

諭旨昨四庫全書薈要處呈進鈔錄各種書籍朕於  
幾餘披閱見黏籤考訂之處頗為詳細所有各簽  
向曾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即官板諸書亦可附  
刻卷尾惟民間藏板及坊肆鐫行之本難以概行  
刊入其原書訛舛業經訂正者外間仍無由得知  
尚未足以公好於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  
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訂各  
簽並著該總裁等另為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  
聚珍板排刊流傳既不虛諸臣校勘之勤而海內

承學者得以由此研尋凡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  
示嘉惠士林至意

欽定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一部

乾隆五十年

勅仿前例續編部首增法帖一門仍詮列目次首冠  
御筆餘以冊卷軸為序列朝以朝代序臣工以年代  
序院畫次之洋法番畫又次之其合璧書畫  
刊本法帖緙繡書畫之類另編於後詳載題  
跋款識各以分貯之所為卷

聖製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秘殿珠林編自癸亥成於甲子石渠寶笈編自甲子成於乙丑逮今均四十餘年矣二集以

三朝宸翰為宗而歷代所棄古人及本朝臣工之書畫分門別類精覈無遺胥內廷翰臣張照梁詩正等所為今視其跋無一存者亦可慨也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間每遇

慈宮大慶朝廷盛典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又不知其凡幾無以薈輯日久或致舛謬

且二集章程具在續纂亦非甚艱因命內廷翰臣王杰等重集一如前例若

三朝宸翰已備錄前集茲不復載其有石刻之未入者仍敬錄各類之卷首然予之此舉實因誌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於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若用志於勤政愛民乎四十餘年之間應續纂者又累葉若此謂之為未害勤政愛民之念已且愧言之而況於人乎書以誌過後之子孫當知所



以鑒戒去取矣至西清古鑑可以類推更弗贅言  
欽定西清續鑑一部

乾隆五十年

收纂內府續藏諸器為西清續鑑五十九年校補繕  
續集成綜著錄之器九百七十有五書凡二  
十卷附錄一卷為甲編其藏

盛京者釐為乙編云

欽定淳化閣帖釋文一部

乾隆三十四年

勅定內府所藏閣帖以宋淳化四年賜畢士安本為  
初榻鈎摹重刻復以王著等昧於考古其標  
題排類多有舛謬

命內廷翰臣審勘參稽旁及音釋於凡體例世次名  
系爵里以及誤編複出之陋悉為辨證精詳

侍郎臣金簡依次恭錄案語釋文彙成是編

首登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諭旨

分載石  
刻門

以聚珍版印行凡十卷

欽定西清硯譜一部

乾隆四十三年

勅撰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共斫二百枚圖  
四百六十有四附錄三卷共斫四十有一圖  
百有八為譜凡二十四卷

聖製硯譜序

向詠文房四事謂筆硯紙墨文房所必資也然筆最  
不耐久所云老不中書紙次之墨又次之惟硯為最  
耐久故自米芾李之彥輩率譜而藏之以為藝林佳  
話內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弄自國初如晉玉蘭

堂硯壁水煖硯久陳之乾清宮東西暖閣因思物繁  
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薈綜粹記或致遺佚失傳為  
可惜也因命內廷翰臣甄覈品次圖而譜之凡舊藏  
者若干枚散置者若干枚新獲者若干枚其棄置庫  
中為之剪拂刮磨鬱為奇品者又若干枚譜既成欲  
命于敏中擬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題句銘辭皆自  
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所謂惜淪棄悟用人慎好惡  
戒玩物無不三致意焉則又不可以無文而不序其  
梗概也昔許採一文人耳藏硯幾至百枚茲百年太

平石渠天祿之府貯硯多至二百枚亦不為過而予  
以為已過者蓋意有所好必有所擊若謂文房之資  
立言傳道有異他物之為嗟夫是予所以自解乎抑  
亦所以自訟乎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四

書籍二十

校刊

臣等謹案鐫書之制昉自後唐長興然不過五經印版而已宋元以來槧本盛行傳世亦甚我

朝自康熙年間

御纂古今圖書集成爰敕銅字版式事半功倍允堪模範千秋迨我

高宗純皇帝廣獻書之令闕藏書之府而聚書之法  
亦彌精且備焉不特雕梨壽世盛簡牘之流  
傳而蟬翼影鈔古香可挹松脂蠟印活字兼  
行蓋

聖人嘉惠來學之殷懷欲使海內咸得讀未見書且  
使萬世咸仰

敷文之化於勿替焉爾  
御定仿宋版五經一部

乾隆四十七年

高宗純皇帝以宋岳珂五經較諸殿監本為最古士

林罕覩

勅武英殿書局詳加讐對選善書館員照宋版影鈔  
裱延分寸悉合因仿其式重刊用仿宣紙三  
印而後成楮墨精良備

宮庭陳設之用並

宣賜內外臣工

恩許印本通行是書前列珂所著沿革例一卷若字  
畫若注文若音釋若句讀辨析精詳蓋珂自



述其刻經之總例也凡九十卷

御定重輯舊五代史一部

宋薛居等正原書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

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命四庫館臣重加採輯編次仿劉昫舊

唐書例列廿三史奉

勅刻行

聖製題舊五代史八韻

丙申

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原監薛居

正宋開寶中詔修五代史處多遺唐季修書成凡百

五十卷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新書重撰吉歐

陽泰和獨用滋侵伏歐史既出遂與薛史並行當時

全幸宋泰和時始詔學官專同歐陽史於永樂分收

完未彰永樂大典雖載其文然割裂四庫蒐羅今制

創羣儒排纂故編償因校四庫全書詞臣等於永樂

得十之八九復抹丹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

代新書總月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

新舊唐書東都事畧宋史連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

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并碑碣尚存

有以資辨證者快悉行殘縑斷簡研磨細合璧連珠

原書而考覈更加詳備

體裁去聲良遂使已湮得再顯果然紹遠藉搜旁兩存

例可援劉昫書成呈覽館員請依劉昫舊唐書專注

事曾傳馬光薛史文筆雖不及歐史謹嚴而叙事頗為詳核其是非亦不詭於正司馬光通

鑑多採序以行之詩代序惕懷殷鑒念尤長

御定補刊通志堂經解一部

原書徐乾學輯成德鐫版奉

勅訂正補刊凡易三十九種書十九種詩十一種春

秋三十三種三禮十二種孝經四種論語二

種孟子三種四書八種總經解七種

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  
成德所作序文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  
幼穉何以即能淹通經術向即聞徐乾學有代成  
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成  
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  
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  
乾學係壬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  
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焰薰灼招至一

時名流如徐學乾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  
子成德年未弱冠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  
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  
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尚不能覃心  
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  
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為徐  
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譽  
為逢迎權要之具耳夫徐乾學成德二人品行本  
無足取而是書薈萃諸家典贍賧博實足以表章

六經朕不以人廢言故命館臣將版片之漫漶斷  
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譌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但  
徐乾學之阿附權門成德之濫竊文譽則不可不  
扶其隱微剖悉原委俾定論昭然以示天下後世  
著將此旨錄載書首

五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奉

諭旨管幹員奏謝頒賜通志堂經解一摺內稱是書  
係徐乾學裒輯今成德刊刻邀譽現經補刊頒發  
於闡揚經義之中即寓甄別黨私之義等語通志

堂經解一書彙集諸儒經訓洵足嘉惠士林然當時裒輯此書必非出於成德之手自係徐乾學逢迎交結代為纂輯今成德出名邀譽是以刊訂時朕即於簡端剖示此意頒賜各省藏書各督撫等具摺謝恩多用駢體鋪叙泛語而於朕闡揚經義甄別私黨之義並未叙及即朱珪素稱能文謝恩摺內亦無此意今管幹貞獨能見及於此言簡意該所見尚是已於摺內批示並將此諭令各督撫知之

御定重刻論語集解義疏一部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東洋市舶本奉

勅校刊

御定重刻補後漢書年表一部

宋熊方撰凡十卷奉

勅校刊

御定重刻唐會要一部

宋王溥撰凡一百卷奉

勅校刊



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詩一部

宋郭知達集注凡三十六卷奉

勅校刊

聖製題郭知達九家注杜詩

恭載前卷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式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侍郎

臣

金簡以四庫全書中

善本請廣流傳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鋤木單

字二十五萬餘印行稱便

賜名曰聚珍金簡綜述其法編是書奏進凡圖十有

六說十有九總為一卷

聖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甲午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  
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  
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  
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全簡以活字法為  
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  
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厯中有畢昇  
為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

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  
埏泥體龐鎔鉛質輒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  
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  
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  
不雅訓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  
張貼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版全書

精越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字即富過活字版第字體不工其多訛謬耳

郭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

方言注一部

漢楊雄撰晉郭璞注

兩漢刊誤補遺一部

宋吳仁傑撰

三國志辨誤一部

不著撰人名

五代史纂誤一部

宋吳鎮撰

東觀漢紀一部

不著撰人名

魏鄭公諫續錄一部

元翟思忠撰

元朝名臣事畧一部

元蘇大猷撰

詩倫一部

宋汪藻撰

鄴中記一部

晉陸機撰

蠻書一部 唐樊綽撰

元和郡縣志一部 唐李吉甫撰

元豐九域志一部 宋王存等撰

輿地廣記一部 宋歐陽志撰

水經注一部 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

嶺表錄異一部 唐劉恂撰

琉球國志略一部 國朝月堽撰

麟臺故事一部 宋程俱撰

五代會要一部 宋王溥撰

宋朝事實一部

宋李洪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一部

宋李心傳撰

東漢會要一部

宋徐天麟撰

漢官舊儀一部

漢衛宏撰

直齋書錄解題一部

宋陳振孫撰

絳帖平一部

宋姜夔撰

唐書直筆一部

宋呂夏卿撰

傅子一部

晉傅元撰

帝範一部

唐太宗撰

公是先生弟子記一部 宋劉敞撰

明本釋一部 宋劉苟撰

項氏家說一部 宋項安世撰

農桑輯要一部 元至元時官撰

蘇沈良方一部 宋蘇軾沈括撰

小兒藥證真訣一部 宋錢乙撰

周髀算經一部 漢趙君卿撰

九章算術一部 晉劉徽注李淳風釋

孫子算經一部 不著撰人

海島算經一部

晉劉  
徽撰

五曹算經一部

不著撰  
人名

五經算術一部

北周甄鸞撰  
唐李淳風注

夏侯陽算經一部

時代  
未詳

寶真齋法書贊一部

宋岳  
珂撰

墨法集要一部

明沈  
繼撰

鵬冠子一部

不著撰  
宋陸佃注  
人名

猗覺寮雜記一部

宋朱  
翌撰

能改齋漫錄一部

宋吳  
曾撰



雲谷雜記一部

宋張  
璠撰

學林一部

宋王觀  
國撰

甕牖閒評一部

宋朱  
文撰

攷古質疑一部

宋葉大  
慶撰

朝野類要一部

宋趙  
鼎撰

澗泉日記一部

宋韓  
流撰

敬齋古今註一部

元李  
冶撰

意林一部

唐馬  
總編

涑水紀聞一部

宋司馬  
光撰

唐語林一部

宋王  
諱撰

歸潛志一部

元劉  
祁撰

老子道德經注一部

晉王  
弼撰

文子續義一部

宋杜  
道堅撰

張燕公集一部

唐張  
說撰

顏文忠公集一部

唐顏  
真卿撰

南陽集一部

宋趙  
湘撰

宋元憲集一部

宋宋  
庠撰

宋影文集一部

宋宋  
杞撰

胡文公集一部 宋宿撰

祠部集一部 宋至撰

華陽集一部 宋珪撰

公是集一部 宋敬撰

彭城集一部 宋敬撰

淨德集一部 宋陶撰

忠肅集一部 宋劉摯撰

山谷詩注三集一部 宋史容史季溫撰

後山詩注一部 宋史撰

柯山集一部

宋張栻撰

陶山集一部

宋陸佃撰

學易集一部

宋劉攽撰

西臺集一部

宋畢仲游撰

浮沚集一部

宋周行己撰

毘陵集一部

宋張守節撰

浮溪集一部

宋江革撰

簡齋集一部

宋陳與義撰

茶山集一部

宋曾幾撰

汪文定集一部 宋汪應辰撰

雪山集一部 宋王質撰

玫瑰集一部 宋楊嶠撰

乾道淳熙章泉稿一部 宋趙蕃撰

止堂集一部 宋彭龜年撰

絮齋集一部 宋袁安撰

南澗甲乙稿一部 宋韓元吉撰

蒙齋集一部 宋素甫撰

恥堂存稿一部 宋高斯得撰

拙軒集一部

金王撰

金淵集一部

元仇撰

牧菴集一部

元姚撰

文苑英華辨證一部

宋彭叔夏撰

歲寒堂詩話一部

宋張戒撰

碧溪詩話一部

宋黃徹撰

浩然齋雅談一部

宋周密撰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九十五

書籍二十一

石刻

臣等謹按帝王之學本異儒生文章之壽宜並金石此簡冊所盛稱也欽惟

高宗純皇帝表章經學則有

聖製說經文之富辟雍石經之新述古銘功則有國學承德府學石鼓之叔考文數典游藝見道則有閣帖契帖快雪堂帖諸字法之楷模詩

帖畫帖碑帖諸文刻之精妙至於撫時紀慶  
因事攝吟則有節年聯句詩聿彰喜起康歌  
之盛臣等謹綜述而遞詳之藉紀

兩朝作

述之鴻規泐在貞珉光垂翠版足以壽京垓而未  
艾奚啻立言不朽也夫

御筆乾隆說經文碑

乾隆五十七年

高宗純皇帝允諸臣請凡



聖製中有闡發十三經微奧之粹言勒石冠蔣衡所  
書十三經諸碑之首樹立太學彝倫堂中凡  
一十六碑文一百四十有四五十八年鐫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諭旨昨安徽巡撫朱珪進御製說經古文閱其後跋  
以朕說經之文刊千古相承之誤宣羣經未傳之  
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開諸儒未解之惑頌皆過當  
但歷舉朕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各大端見諸設施者於平日闡發經義  
實有符合語皆紀實並非泛為諛詞夫六經為治  
世之書內聖外王之道無不賅備若止尋常摘句  
僅能得其糟粕無由探索精微即使窺見義蘊垂  
諸著述不能躬體力行亦屬空言無補朕臨御以  
來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幾餘典學於詩書六藝之  
文偶有闡發俱與政治相關即義疏相承舛訛未  
正者為之折衷定論亦有裨於世道人心凡平日  
出治之要皆可與說經之言相印證蓋發為文章

者胥應見諸政事我世世子孫果能善繼善述欽承法守學于古訓見諸躬行以朕之心為心以朕之政為政則是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朕於茲有厚望焉此冊著諸皇子及皇孫綿恩各繕寫一部並將此旨冠於簡端將頒設諸處以垂久遠至朱珪於御製古文紬繹推闡能見其大跋語尤得體要殊屬可嘉著賞給筆墨等件以示獎勵

御定石經

乾隆五十六年

勅檢懋勤殿貯蔣銜書十三經

命儒臣校勘刻石列太學凡一百九十碑五十七年

鐫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諭旨漢唐宋以來皆有石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使文字異同歸於一是嘉惠藝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但歷年久遠率多殘缺即間有完石流傳如開成紹興年間所刊今尚存貯西安杭州等府學者亦均非全經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

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譌藏棄懋勤殿允宜刊之石版列於太學用垂永久著派和珅王杰為總裁董誥劉墉金簡彭元瑞為副總裁並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圖禮那彥成隨同校勘但卷帙繁多尚恐不敷辦理著總裁等再行遴派三人以足八員之數為校勘諸臣等其

悉心研辦務臻完善以副朕尊經右文至意

五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奉

諭旨國家以四書五經試士經書自五代鐫板以來  
久鮮手鈔士子誦讀書多係坊本即考證之家亦  
止憑前明監本然監本中魚豕之舛訛字句之衍  
缺不一而足甚至儀禮一經脫去六節增多二節  
大為聖籍之累我朝文治光昭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朕復欽定三禮武英殿官刻  
十三經勘讐精覈久已頒發黉序嘉惠藝林但各

書卷帙繁多草茅寒素艱於購覓未必盡人能讀  
近因刊刻石經出內府所弄天祿琳琅宋版各經  
古今流傳舊本莫不薈萃命總裁各官等詳悉校  
對與武英殿官刻諸書參稽印證多相脗合其較  
坊監本互異之處逐條摘出釐訂成編名為考文  
提要書不過六冊而俗本相沿訛謬靡不開卷瞭  
然夫經學至宋儒闡發而益昌明以漢唐留貽之  
書又加宿學名儒積年考訂然後付諸剞劂故其  
本較為精審士子以經義進身平居諷讀自當選

求善本冀得真詮茲考文提要一書簡覈明備無  
難家誦戶習著仿唐石經時刻五經文字九經字  
樣例刊置經末列樹戟門並鐫板頒行天下俾士  
子人人傳觀爭寫共窺中秘精華不復襲別風淮  
雨之陋但恐為期過促僻遠地方傳布尚有未周  
著於乙卯科鄉試為始俟三科後考試四書五經  
題文俱照頒發各條敬謹改正倘再有沿用坊本  
以致舛誤者將考官及士子分別議處停科並載  
入科場磨勘條例庶士子咸知折衷正義不為俗



學所惑此旨著即弁於考文提要簡端以示朕稽  
古右文至意

十月十五日奉

諭旨昨九月間石經館司事大臣等奏士子所讀經  
書多係坊本即考證之家亦止憑前明監本然監  
本中魚豕之舛謬字句之行缺不一而足我朝文  
治光昭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及欽定三禮武英殿官刻十  
三經勘讐精覈久已頒發黉序嘉惠藝林但各書

卷帙繁多草茅寒素艱於購覓未必盡人能讀近  
因刊刻石經出內府所弃天祿琳琅宋版各經古  
今流傳舊本莫不薈萃蒙命臣等詳悉校對與武  
英殿官刻諸書參稽印證逐條摘出釐訂成編書  
不過六冊而俗本相沿譌謬靡不開卷瞭然擬名  
考文提要請頒行天下俾士子人人得窺中秘精  
華不復襲別風淮雨之陋但恐為期過促僻遠地  
方傳布尚有未周請於乙卯科鄉試為始俟三科  
後考試四書五經題文俱照頒發各條敬謹改正

倘再有沿用坊監本以致舛誤者將考官及士子  
分別議處停科朕已允行茲該館書成呈覽抽閱  
數條不過字句書體間有異同於聖賢經義初無  
出入在總裁等校刊石經自應折衷善本援據精  
詳而士子等自束髮受書以來父師授受循誦習  
傳若限以三科遽令通行遵改似屬強以所難且  
恐鄉閭村塾傳布難周未能家置一編熟習貫串  
或應試者因一二字句舛誤被斥或考官等偶不  
及檢遂干處分似此凡列科條轉非朕嘉惠士林

稽古右文之意聖賢垂教之義原不在章句之末  
即流傳古本儒先各守經師家法未必無習誤承  
謬士子等採觚構藝惟期闡發經旨亦不必以一  
二字之增損偏旁之同異為去取也另著該總裁  
等詳繹此旨折衷妥議具奏

聖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

前歲集石鼓文而為之序有曰凡舉大事者必有其  
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信弗爽也石鼓不過周宣王之事列

於

文廟之門以寓興文尚俟其時其會若夫十三經則古聖先賢出諸口以傳道授教其重於石鼓文奚啻倍蓰哉則今之石刻十三經是矣蓋此經為蔣衡手書獻於乾隆庚申者其間不無少舛謬爰命內翰詳覈以來之懋勤殿之高閣至於今五十有餘年亦既忘之矣昨歲命續集石渠寶笈之書司事者以此經請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豈可與尋常墨蹟相提並論以為幾暇遣玩之具哉是宜刊之石版列於辟

雍以為千秋萬世崇文重道之規夫經者常也道也  
常故不變道則恒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仲舒之言實

已涉其藩矣蓋石經之昉自炎劉一字曹魏三字

石經

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中文字異同歸於一是使  
天下萬世學者有所師承遵守蓋考文為三重之事  
也昉自漢時經籍大出白虎觀講論之後熹平中以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  
蘭臺添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詔蔡邕等正其文  
字刻石鴻都一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  
塞街陌事其後漢書至魏正始中更立石經並刻魏  
文帝典論六篇見載延之西征記其一字三字之分  
宋洪适本朝朱彞尊俱以漢為隸字一體魏為古文  
篆字隸字三體蓋石經是王彌劉曜入洛殘壞之後  
雖晉裴頠北魏崔光俱請修補訖未完工迨北齊乃  
自洛陽遷之鄴都隋復自鄴遷至長安屢經移徙散

失及營造用為柱礎十不存一見隋書經籍志王唐  
時內府偶得一二遺字即鈐用開元小印刊於法書  
名畫以為珍玩其  
流傳亦以僅矣  
訖不可考李唐北南宋雖曾有刻

或乖或不全  
唐太和七年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  
創立石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至開成

二年告成其地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  
而經石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用幕吏尹

玉羽之言遷置唐尚書省之西開至宋時地雜居民  
窪下霖潦隨立輒仆腐壞折缺呂大忠領漕陝右始

移置府學至明時又補刻孟子嘉靖乙卯地震石經  
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克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

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今在西安府學劉時舊  
唐書謂石壁九經字非師法本朝顧炎武作金石文

字記亦刊其說誤乃知唐石經未為善本劉時之言  
未誣也其後孟蜀時亦刻石經北宋刻兩體石經今

斤石無存金燕京廟學有九經石刻見王惲秋澗集  
明時尚存二碑今亦無考南宋紹興九年刊石六經

論語孟子成歲久殘缺明宣德中巡按御史吳訥收  
拾碎折補湊得碑百片置仁和縣學宋廷佐復移之  
杭州府學今存然當時所刻春秋僅左氏傳禮記僅  
大學中庸學記經解儒行五篇又無周禮儀禮孝經  
爾雅非其全也茲則出一人之手經諸臣之目視歷代為加

詳矣

蔣銜後改名振生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所書十三經進賜以國子監學正銜其經丹

賜懋勤殿今以之上石視唐石經所列銜有書石官書石學生體例殊為不倫特命大學士懋勤殿翰林

校勘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為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為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

言及長而涉獵三禮覺與三經為有間

士聲謂枕易書詩

昨麟經慎正統偏安之必公

春秋六一統尊王黜霸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子



讀之有年心契聖人筆削之旨纂定通鑑輯覽一書  
法後代操筆之自私自示萬世守統之宜慎分注系年  
皆取春秋之義差孜孜鑒飮耄耋弗衰雖自愧學之  
自謂讀書有得耳  
未成迺今刻諸石列諸辟雍應時舉事以繼往聖開  
來世為承學士之標準豈非厚幸也歟蔣衡一生苦  
學之勤亦因是酬矣若夫歷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  
聚訟既冗且繁衡祇書諸經正文餘槩從刪是也或  
以為不觀注疏何以解經予則以為以注疏解經不  
若以經解經之為愈也學者潛心會理因文見道以  
六經參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奧者是在勤與

明而已且予重刻木版之十三經注疏頒布世間者  
不少也舉辟雍以五十年勒石經又越六載凡所以  
待其時而逢其會八十老人復得成斯大功者何莫  
非賴

昊天之鴻貺乎昔著知過論以為其不可已者仍酌  
行之斯之謂矣蓋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壞所謂石鼓  
石經者皆是也然向不云乎經者常也道也

天不變道亦不變依聖人之門牆示萬世之楷則孰  
謂滄桑幻化能移我

夫子不朽之道也哉是為序

嘉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彭元瑞奏太學石經現在所刊碑文與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康熙字典及

高宗純皇帝欽定三禮校定武英殿十三經間有異

同請詳加察覈等語石經為同文盛舉刊列黼

宮垂世行遠今碑內文尚須檢校著董誥朱珪

紀昀戴衢亨那彥成將石經碑文與

御纂

欽定各書悉心查對有無異同黏籤呈覽

八月十七日奉

諭旨前因彭元瑞奏太學石經現在所刊碑文與御纂

欽定本間有異同請詳加察覈特簡派大臣悉心檢校茲據董誥等奏將石經全部公同詳細校勘除曾經奉

特旨改刊各條外實無違背更改之處並開列清單進呈因思石經為同文盛舉從前彭元瑞撰進

之考文提要亦係援引武英殿唐宋石經及天祿琳瑯宋槧各書作為證據現在太學石經早已刊布通行毋庸改易其石經內有遺漏筆畫及鐫刻草率各條著交御書處查照修整以臻完善

御定重排石鼓文

高宗純皇帝用石鼓文所存字

親製首章末章自第二至第九章

命尚書彭元瑞補成製十鼓以刻列太學戟門左右

並置熱河學凡十章三百一十字

聖製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武成九次無論矣即如四庫全書及

以國書譯漢藏經皆始於予六旬之後

自癸巳年蒐輯海內遺書

並於永樂大典內採集數篇命館臣依經史子集體例編四庫全書四分又佛經本出凡誦特克一譯而為唐古特之番再譯而為震旦之漢其蒙古經則康熙及乾隆年間陸續譯成而未有國書之佛經先於三十七年亦命開館譯定茲二事兼轄浩繁俱非易於觀成者乃皆在予六旬後始命舉行初亦不覺其遲也既而悔之以為舉事已晚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四

庫全書則早參考裝潢畢以貯之閣而所譯漢藏茲亦將告畢就此非

天恩垂佑俾予雖老而善成此二事乎近因聞石鼓文惜其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國學興賢述古之為使千萬年之後並此僅存者胥歸無何有之鄉有治世之責者視之而弗救予且不成為讀書之人矣斯事體大千古讀書人所不能任亦從無道及者予故不怍不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歲此事蓋石鼓之為宣王時作與夫宜置國學為萬世讀書者之

津逮自以韓昌黎之見為正車攻吉日之章班班可

考也

後人議論紛出如董道程大昌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為成王鼓鄭樵據鮑丞二字見秦斤

秦權

以為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為字文鼓陸友

仁據

北史以為元魏鼓至楊慎之偽作全文為尤謬

甚絕

不若韓愈之見為正蓋即本鼓之文取證小雅

可信

也若歐陽修集古錄云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

王刻

今應物石鼓歌具存明以為宣王何曾

有文

王之說近者尚誤況與論三代以上哉夫昌黎

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予較昌黎為

勝矣茲用幸翰苑之例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親臨錫宴以張說東壁圖書

府五

律四十字為韻予賦東字及末音

字二

韻其餘飭諸臣各分一韻賦詩

其長以補後數章之短即用文中字並成末章自第

親定首章截



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非因難以見  
巧實述古以傳今於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并并有  
條而不紊矣舊鼓舊文為千古重器不可輕動但置  
木柵蔽其風雨以永萬世而新為十鼓以刻十章並  
列國學以公天下惠後儒則仍周宣之文也熱河  
文廟為歲歲惠遠諸武之地則亦命置之以詔來世  
庶乎宣王中興之烈不泯

宣聖牖世之道恒昭而予及耄耄之年尚得藏此宗  
文之舉孰非會之萃時之合深蒙

吳貺之所致哉希周家卜世之久宅皇清重道之規  
後世子孫尚慎念之是為序

遊我車既工攻遊我馬既同遊我車既好遊我馬既

駐阜君子員二云選二獵其存應鹿速二君子之求

右一八九字重文三十

廊廓猷奇合衢道允戴賦佳宣宣天子謂公達

徒我其呂以圖田簡達徒迎狗衆除衍道具駕馭

遊我駿取其亞帥遊我弓其射

右二八句凡三十五字

亞車趨二趣齒音車遠二續左驂駮二鼓右驂駮

二音達其旂音奕二丑若反司馬相如大人賦休奕奔走其神詳未音禡二君

子其來音導音避音我鳴鑾

右三八句凡二十  
六字重文六

毆車趨二丑亦反敕策馬趨二音衛音導音又音彼音整音整

逢原濟音又音彼音大陟音陸音彤矢音矦二音鏃音肉音由音弓音雙二音臺音

其旂音纛二音洛音君子其來

右四八句凡二十  
七字重文五

遙來音馳二音聖音寺音時音余世音十里余射鹿于茲六轡音寫

却

止出勿疑憂微竊霍或以時雨達原漚陰陰陽

靈帛泊華遊藥天子之所

右五九句凡三十

其淵也孔深帛淖望二洋滔二沔二泛滿漫

之一方其魚不識丞二丞佳維鱖煮鱖鯪鯪鯪鯪鯪

綿白音又板楫又罟

右六八句凡二十

其序反又多封為機拈音械撲楊枅及鼻乘乘既

氏祗既柞如鼻莽如若及華華及碩禽翰翰翰道道

宮以寺時而乍作

右七八句凡三十四字

其遠原孔度獸直通寧處康豕稱豚蜀積鹿鹿

雉兔趨二音其吳古老反趨二音憲其虎左驂馬執

之大黃弓射之

右八八句凡三十二字重文二

即鹿又奔搏應又真填鮮籓時音異胡音拉

臨博雅膜是申如天之喜高喜潘迪作嘉朱桑尊

謂之臨作秀玆藝員云乍作機二詳庸二未即以寫樂

右九

八句凡三十  
字重文二

迂

徒駿馭

既射避

我

馬載止用賢孔度康二教嗣

治

田車既安日佳

維

丙申用各為章害

曷

不永寧

右十

八句凡三十  
一字重文一

聖製重排石鼓詩得句

庚戌

就石鼓所有三百十字分排十章並鑿成十鼓各

泐其面

十什排成十鼓咸崇文漫議創非凡就其本有差鱗  
次弗以所無為雁讒潘氏迪詳詮尚可取楊家慎偽

作概從芟括題既復驟然笑那禁千年後削剗

御定重刻淳化閣帖

高宗純皇帝勅以內府所藏淳化閣帖初榻本重摹

乾隆三十七年勒石

聖製重刻淳化閣帖諭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曩曾輯內府  
所藏前人墨蹟刻為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  
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蹟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  
鵠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

捐與賜者絕尠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為難得後來  
翻刻愈繁真意寔失有志追摹者未由津逮內府舊  
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  
爰特勅選工鈎摹上石冀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  
其所排類標題舛漏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  
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聞候朕參定分識  
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  
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  
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



聖製重摹淳化閣帖成因弄畢士安原本於淳化軒  
詩以誌事 癸巳

初搨曾經賜文簡流傳七百七旬年無雙善本教重

泐有數

士

吉光幸獨全并弄書軒茲數上聲典非關治

道彼稱賢

閣帖摹刻既成立石於軒之兩廊因即以淳化名軒蓋惟識藏古帖之由而非摹宋

太宗之治詳見所作軒記

由今視昔徒佳話議具蘭亭序一篇

聖製鈎填淳化閣法帖成因題以句

甲午

重鐫閣帖事雙鈎石版既成斯贅旒却命廓填排十

冊迴看初搨勝三籌解書那易工中選

未節跋賴上蘭亭帖謂此

本是褚遂良鈎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指毫銚備盡與  
真無異非深知古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瘦乃是  
工人所作云云未第雖有此論然鈎摹究係工人之  
事即書家偶為講示一二客或有之若必謂字字廓  
填下親匠藝所為必無是理假令為之恐巧者轉不  
如習者之得手蓋米芾輩好奇創為此說而後人習  
焉弗察遂為藝林口實耳今此帖命進御書處刻工  
佳手為之雖未能盡得原本神韻然於輪廓部位頗  
不失銖得貌應從神外求惜紙因之惜摹本中郎恍  
泰也

### 過步兵傳

淳化閣帖重刻既成因以雙鈎上石之本命工填  
墨昨夏駐山莊幾暇比對臨寫較之追摹墨搨更  
能得其用筆神理昔人所謂雙鈎廓填下真蹟一

等也臨敝凡三次始能脫其情而契其神而鈎填之本亦不可棄也爰命裝潢成冊題識如右

聖製立春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重刻淳化閣法帖頒賜羣臣事聯句卽席復得詩二百  
卷已

月寅邂逅遇寅辰更值東郊迎始春相與賡歌酬節令莫忘吁咈勗臣鄰便持素碗啜八餅當可雕盤薦五辛昨歲有秋頻沐雪惟殷戒滿檢心身

初成響榻惠儒林此事真宜聯席吟顧我臨池無所

似喜其據古尚堪尋三希伯仲開生面九體準繩在  
正心詎獨誠懸明是道佇哉當孰獻良箴

御定蘭亭八柱帖

第一冊虞世南摹蘭亭序第二冊褚遂良摹  
蘭亭序第三冊馮承素摹蘭亭序第四冊柳  
公權書蘭亭詩墨蹟第五冊戲鴻堂刻柳公  
權書蘭亭詩原本第六冊于敏中補戲鴻堂  
刻柳公權書蘭亭詩闕第七冊董其昌仿柳  
公權書蘭亭詩第八冊

御臨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乾隆四十五年勒

石

聖製題蘭亭八柱冊詩

有序

己亥

自永和之修禊觴詠初傳迨貞觀之蒐珍鉤摹迭  
出惟定武馳聲籍甚而闕文聚訟紛如寢至翻刻  
失真亦復操觚求似顧善本之難覩廣鼎無慮百  
千且好手之罕逢名蹟或存什一繁諫議寫其篇  
帙波折又新洎香光倣彼筆蹤杼機獨運余既使  
舊卷之離而重合因從幾暇再臨尋復惜原本之



剝而不完詔付文臣偏補於是四冊並教刻鵝然  
而一編不外戲鴻繼披柳蹟於石渠兼集唐撫於  
壁府仍琬琰之咸列俾甲乙以分函永為藝苑聯  
珠題曰蘭亭八柱若承天之八山峻峙極和布而  
為埏譬畫卦之八體流形奇偶比而依次分詠已  
舉其要彙吟更括其全

賺來自蕭翼舉出本元齡真已堂堂佚擗猶字字馨

誰知聯後璧原賴弄前型

柳公權書蘭亭詩惟於戲鴻堂帖見之初不知其墨

蹟已入內府近聞石渠寶笈書始知其甚久列名書  
上等石渠寶笈乃張照等校定而董其昌所臨柳卷

即藏照家且戲鴻堂刻本亦照所深悉乃柳表無其  
昌題識及表後黃伯思諸跋未經刻入皆其中之可  
疑者照曹未一語及  
之亦不免疎漏矣 恰爾排八柱居然承一亭擎天

徒變語特地示真形摹固得骨髓謂褚虞馮書猶聞逕庭

謂柳見董其昌董臨傳聚散董其昌照公權卷初藏

臨帖自識語四言詩并後序及五言詩析而為二蓋照身後為人  
竊取也及二卷先後入內府經比較知其故復令聯

綴成卷伴為完璧名蹟流傳于補惜凋零戲鴻堂  
而為合成默有呵護之者耶

詩漫漶闕筆者多去歲特殿以幾餘筆藝林嘉話聽  
命于敏中就邊旁填補之

聖製題董其昌臨柳公權秘帖詩 庚寅

香光秘帖倣誠懸一乃二之誰所然幸具董文仍在

後董其昌臨柳公權蘭亭全詩並綴自跋於卷末本  
為完好後不知誰何割裂以四言五言詩分為二  
卷置張照諸人跋於四言詩卷尾而董跋仍與五  
言詩相為附麗因詳加訂正通裝一卷俾還舊觀訝  
移張識反居前高士奇陳元龍張照三跋割裂為二  
卷舉張以概其餘四言卷先獲故云  
前無分可識初無合得半欣於兩得全題什藝林傳  
盛事那能書法悟離堅見香光  
識語

內府藏董其昌真蹟不下百數十種所臨柳公權  
蘭亭詩其一也宸集既多未暇悉為題品雖同入  
石渠上等亦第以尋常董蹟視之茲復得其蘭亭  
詩臨本憶與舊藏有相類者因出香光臨卷校之



則舊卷乃臨蘭亭四言詩十一人並孫綽後序新  
卷臨五言詩十人卷後董自有跋兩卷紙幅寬窄  
正同且與戲鴻堂帖所刻柳書首尾次序無弗昭  
合其為全臨通本而割為兩卷無疑即董自跋止  
辨此書非誠懸不能而深許其離堅合異之妙未  
嘗致歉於得半足為前卷左證又舊卷後有高士  
奇陳元龍張照三跋歷敘字卷流傳始末而不言  
其曾有缺佚且兩卷押縫處士奇之竹窻照之張  
長卿二印上下相間無少參差可見卷在張照家

尚為全璧不知何時折而為二而以後三跋置前半卷尾此可怪也夫物之顯晦離合固有定數二卷之離不知幾年使非前後並入內府則亦無由終合乃余見而疑疑而校校而復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豈墨池片楮亦默有司其契者乎蓋凡人精神所聚必有不能泯沒者董此書殊自矜貴諸人藏跋亦極為寶重諦視之果其用意之作精神既注其不終於掩晦固宜鄉使兩卷不離則亦仍以尋常董蹟視之豈暇為之詳悉審定是則因有

昔日之離乃成今日之合為墨禪軒見董增一因緣

庸渠非是卷之幸耶既為訂易合裝並書以識異

聖製題褚摹蘭亭卷詩已已

登善當時司檢校韓馮摹本反無真未載跋蘭亭帖

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之流摹賜王因知直道在千

古非以其書究以人

聖製題馮承素摹蘭亭卷用舊題褚摹卷韻壬辰

米記韓馮惜未見米跋跋蘭亭帖云唐太宗既獲此

公云云其說本之張彥遠法書要錄而元章惟於褚

遂良摹卷跋詠及之其餘皆不置題品自係未能悉

見余於己已夏題褚卷曾有韓馮摹本反無真之語  
今以承素此卷及畫禪室所弄虞世南摹本並昔所  
題褚卷皆唐時名蹟並入石渠  
寶笈又足徵海藏所不足矣  
欣無翼聯微羽艱致却慚似褚人  
今看承素卷存真雖

聖製題戲鴻堂柳公權蘭亭詩帖詩

戊戌

虞褚蘭亭意早茫何來柳帖戲鴻堂

虞世南褚遂良所臨蘭亭序並

流傳刻石已艱致其真跡則藏內府公權此帖  
雖列入戲鴻堂而已漫漶至墨迹亦不可考也刻工

未必能知字斤石居然有斷章

刻本字體未為甚工  
筆畫亦多有殘闕者

蓋由當時刻本摹勒未善而石刻又年久漫漶  
故以其昌臨本較之轉覺青過於藍矣

說項祇

因撫自董補王恰似得其羊

各詩闕筆命于綴中倣其意補足之其闕字悉

以其昌臨本為準若臨本亦闕則仍其舊並以戲鴻堂原刻于敏中補本其昌臨本及御臨本命工摹刻各為一冊彙裝成閱年二百已漫漶重損嗟斯圖久垂以增契帖之勝

長  
聖製命大學士于敏中補書柳公權蘭亭詩帖版闕  
畫者詩以誌事 戊戌

公權契帖早稱神一脉香光得髓真鐫刻戲鴻惜漫漶戲鴻堂帖所刻柳公權蘭亭詩多有闕筆茲命于敏中就刻本漫漶闕畫者因其邊旁補成全字並依董其昌臨本意書之其原刻本及董書所無之闕字闕句則仍其舊並以董臨之表及余所臨卷鈎摹上石各為一冊亦補填卧虎付絲綸董書幸聚豐城藝林一段佳話也

叙其昌所臨蘭亭四言詩卷先弄石渠後復得其五  
言詩取而較之則實係一卷折而為二且移高士  
奇陳元龍張照諸跋於四言卷而留董原跋於五言  
卷中蓋張照收藏時本屬全璧其身後為人竊取割  
裂分售因命移接重裝彙成全卷俾復舊觀幸而俱  
入內府離者得以復合此亦翰墨因緣莫知其然而  
然者柳蹟應全合浦珍藝也當知繫乎道可忘筆諫  
乎乃其人

聖製題柳公權書蘭亭詩并後序 己亥

偶看契帖戲鴻堂惜漫漶教闕補旁

公權書蘭亭詩戲鴻堂刻本多

有闕筆因命于敏中就其漫漶闕畫者隨邊旁補成全字同原刻本並董其昌臨卷及余所臨董卷鈎摹勒石共成四冊  
將謂佳談藝苑擅誰知真本石渠藏  
曾賦詩以識

戲鴻堂帖雖有公權蘭亭詩而墨蹟則未見也茲偶  
開石渠寶笈書卷則公權真蹟在焉刻本即此卷惟  
少孫大年黃伯思以下諸跋却疑有柳何無董  
其昌題識又理所喜因羊翻得王公權帖有補王怡  
之不可解者似得其羊之句乃惜柳蹟之散  
佚今於無意中得之為之一快虞褚馮鄰唐四絕  
以此卷及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本並為鈎刻合  
成八冊擬以蘭亭八柱名之虞秦本其昌畫碑室中  
物柳卷則戲鴻堂所鐫若褚馮兩卷乃香光因娛清  
未之見皆唐時名蹟並寢集上石足徵香光矣  
暇足傲香光

聖製再題蘭亭八柱冊疊舊作韻

壬寅

鈎摹傳八柱蓋欲永其齡即此千秋寶因他一序馨

香光開別體筆諫著芳型

向因董其昌戲鴻堂刻有柳公權書蘭亭詩字句多

開因命于敏中補成全字本初開戲鴻堂帖時意謂

柳蹟久無存矣嗣於石渠寶笈中得柳書蘭亭詩墨

蹟復得董其昌原本及余所臨董卷鈎摹勒石然究

非永和九年原序則復檢內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

馮承素摹本因並為鈎刻合等上唐家帖都排水際

成八冊名曰蘭亭八柱云

亭山承天峙峻卦畫易沉形摹本原存匣補書憶在

庭命于敏中補書柳公權蘭亭詩帖版闕畫者有鐫

刻戲鴻惜漫漶補填卧虎付絲綸之句而今敏中

人為古真乎猶慮偽莞矣那辭零吟罷翻成笑諸人

詎此聽謂帖中諸人

聖製題蘭亭八柱再疊舊作韻 乙巳



逸少蘭亭帖學摹自幼齡至今迷徑路徒爾歎芳馨  
似玉猶含璞如金始下型六家萃佼佼是帖以董其昌戲鴻堂所  
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為權輿因命照原刻雙鈎廓填  
為一本又得董其昌臨柳卷為一本又檢內府所藏  
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三家摹以前六  
本蘭亭凡三本舊萃為六家八柱峙亭亭家益以  
余所臨柳本及命于敏中補柳書漫漶之  
新本共成八卷刻石題曰蘭亭八柱帖云庶藉步兵  
貌得觀御史形臨流坐奇石撫竹步閒庭歷攬心神  
恆秘珍星斗零于敏中又已成古人與寧非玩物類  
諸家真蹟均似晨星矣

太保訓應聽

聖製重修快雪堂帖

閩浙總督臣楊景素奏進馮銓所集快雪堂

石刻內木刻三版

高宗純皇帝命善手重撫乾隆四十年勒石

聖製臣弄快雪堂補刻木版法帖因題句

恭載前卷  
宮殿門

聖製以快雪堂補刻木版及補刻石版搨本聯裝成

卷仍用匣弄木版韻題句

恭載前卷  
宮殿門

聖製再臨快雪堂帖裝冊成因題以句

甲午

藏帖因名快雪堂伯衡鈎勒特精良

伯衡馮銓字銓  
此帖鈎摹最精

兩經臨寫知珍重一晌對觀祇慙去聲惶十卷如何漏

淳化帖以羲之快雪時晴為冠因而得名其墨蹟久  
入石渠實右軍真蹟淳化閣收二王帖甚多不  
不因何獨三希更以憶襄陽予快雪堂從以一帖獲名  
漏此種獻之中秋王珣伯遠二種遂以名堂刻帖因憶米芾  
元日帖中有臨明皇大令真者在前氣綖休人之句  
謙故並及之在前真者誠難似筆諫惟思寓義長  
聖製題快雪堂褚遂良臨蘭亭帖詩 辛亥

房齡薦乃獲蕭翼登善書因賜士廉數聲本那能無  
同異多摹自致有洪纖近得褚摹絹本蘭亭敘即馮  
有鈐圖章其貞觀御書標題及卷後董其昌跋分毫  
不爽似為真蹟無疑惟較之向所刻蘭亭八柱帖之  
褚臨敘本其用筆結構有不同處蓋此絹本前標第  
十九本紙本則未經標題無從定其次數要其所臨

筆者不知其幾也廣川書跋謂褚河南歐陽率更臨  
蘭亭皆自出家法不隨點畫則前後臨摹多本洪纖  
之間豈必一時衆命臨原影唐太宗當時既獲蘭亭  
盡同耶褚遂良等摹賜王公一時傳為盛事而米芾惟於褚  
本跋詠及之餘皆不置品題自因他本不槩見也至  
其後高宗立后時能直諫者惟遂良一人是所他日  
臨蘭亭書法固佳而其實究亦因人以傳也  
獨當諫不謙按高宗欲立武昭儀遂良將以死諫謂  
長孫無忌李勣等曰太尉元舅司空功  
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  
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當以死爭云云此其  
風節凜然千載究以人傳非以帖漫猜黑米家嫌  
後猶有生氣米芾題贈人帖有紙色黑顯偽者之語此卷雖絹色  
黝然而字裏行間墨光神采煥發似非登善不能正  
不必以米顛所嫌為疑耳

御定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

乾隆四十五年奉

勅補刻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諭旨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名蹟頒示臣  
工久為藝苑楷模茲復得端石摹刻蘭亭及圖畫  
詩跋各種命內廷翰林等詳校並將內府舊搨本  
逐一比對此搨係明永樂時周王有燬所摹至神  
宗益王翊鉞及其子常譔又行補刻者但歷年久

遠石刻缺畧不全著內廷翰林等詳查內府所藏  
舊搨蘭亭圖跋交御書處補行摹刻以臻完善其  
圖畫著賈全摹補刻成後仍將流傳原委并缺畧  
摹補緣由詳晰題識附刻於後以昭嘉惠藝林至  
意

聖製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詩以誌事

壬寅

蘭亭八柱已精鐫

己亥歲以內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蘭亭叙柳公權書蘭

亭董其昌臨柳本及戲鴻堂原刻柳本余所臨柳本並命于敏中補成舊刻柳本漫漶之全字本摹為八

卷刻石題曰繼得明摹惜弗全

庚子歲復得明時摹刻蘭亭敘及圖畫詩

跋端石十四段因出秘府舊藏明編本內廷翰林  
詳悉校勘則是帖本明永樂十五年周王有燬所刻  
而益王刻則於神宗二十年重鐫其子常誦又於神  
宗四十五年補刻之本也原刻定武蘭亭三褚遂良  
摹本一唐摹賜本一又李公麟流觴圖柳公權書孫  
綽蘭亭後序米芾跋有燬書諸家蘭亭考證並跋又  
趙孟頫十八跋朱之蕃跋明太祖流觴圖記今石本  
定武蘭亭逸其一一流觴圖逸三分之一蘭亭考證逸  
後一段其趙孟頫朱之蕃跋證以舊存合分寸原石  
及洪武流觴圖記皆全逸焉  
四段今以蓋王原刻損本度量尺寸其逸補之新繪  
去不全者補行摹刻原石背面以成全璧補之新繪  
幻雲烟原刻流觴圖既缺逸不全存者亦多利刺感  
興有若昔今視一再無非翰墨緣不必砌廊祇弄匣  
昨歲得快雪堂帖石版築堂為廊分嵌左右其舊有  
補刻木版三段仍令鈎摹上石而以木版匣弄堂中

今此帖石版長短不一難以砌廊例依快雪永其年亦做快雪堂木版例臣弄快雪堂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詩帖

乾隆五十二年

御筆仿繪此圖勒石頒賜督撫諸臣並命摹刻徧賜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奉

諭旨昨頒賞直省督撫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各一分蓋因朕軫念民依勤求撫字即雞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是以特加摹勒普行頒賜非徒以幾餘游藝留情於繪事詩章僅令各督撫珍藏寶



玩已也實欲督撫等體朕惠愛黎元之心時時以  
保赤為念遇有災賑事務實心經理勿忘小民嗷  
嗷待哺之情庶幾視民如子克稱父母斯民之責  
凡身膺民牧者並宜咸喻斯旨承宣德意方為們  
副朕懷著各督撫於接奉後敬謹觸目警心勿僅  
視為尋常詩畫並照式多為摹刻遍及藩臬道府  
各州縣等俾咸知留心民瘼勉奏循良以期無負  
朕教誨懃拳至意

聖製新樂府帖

聖製全韻詩帖

聖製神樹賦帖

聖製懷舊詩帖

聖製月令七十二候詩帖

御筆娑羅樹畫帖

聖製青松詩畫帖

聖製改放詩帖

聖製言志詩帖

聖製知過論帖

聖製五百羅漢堂記帖

聖製古稀說帖

聖製蘭亭圖帖

御筆西番蓮畫帖

聖製趙孟堅落水蘭亭詩帖

聖製玉屏畫蘭詩詩話

聖製題通鑑綱目續編帖

聖製生擒林爽文紀事帖

聖製生擒莊大田紀事帖

聖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帖

聖製題彭元瑞撰皇極殿燈聯詞帖

聖製入崖口詩帖

聖製韓幹明皇試馬圖跋帖

聖製題顏真卿書朱巨川誥帖

聖製涇清渭濁紀實詩帖

聖製太常仙蝶詩帖

聖製王穀祥春雛得飼圖詩帖

聖製八徵耄念之寶記帖

聖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帖

聖製墨雲室記帖

聖製正陽橋疏渠記帖

聖製回疆詩帖

聖製石刻十三經於辟雍序文帖

聖製奎瑁說帖

聖製措圭說帖

聖製反蘇軾超然臺記帖

聖製廓爾喀歸降記帖

聖製書隋文帝改元事帖

聖製修德修刑論帖

聖製喇嘛說帖

聖製西藏善後事宜詩帖

聖製十全老人之寶說帖

聖製筆誤識過帖

聖製奏凱帖

聖製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帖

聖製廓爾喀貢象馬帖

御筆小行楷書帖

聖製書虞書舜典集傳帖

聖製題張照千字文詩帖

聖製匣行記帖

聖製南籠園解詩帖

聖製自責詩帖

聖製較射詩帖

聖製授受禮成申示撰進頌冊諸臣諭帖

御製凱宣三捷詩帖

御製潼河大捷詩帖

御製額勒登保台布等奏殲禦冬情形詩帖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序帖

御製邪教說帖

御製河決歎帖

御製平定三省紀畧帖

御製盤山詩帖

御製幸翰林院錫宴禮成詩帖

御製見蝗歎詩帖



御製謁明陵紀事文帖

御製謁明陵詩帖

御製薩爾濟山詠事詩帖

御製辛巳歲我

太宗大破明師於松山之戰書事文帖

御製懋靈詩帖

臣等欽惟

高宗純皇帝神運化工道原心畫

奎章藻耀罔不精詣入微閱時既久鏤珉滋富我

皇上敬承

手澤龍圖寶藏復以

幾暇濡毫昭示天然矩矱六體八法妙用畢臻近

體之為

學問性情默成之為

心傳治要臣等謹就珍搨所藏闕繫政經之鉅見道

之精者標陳大畧其專以文字垂型者滙存御書處條系釐然具有歲月可稽弗虞畧漏又如

臣工奉

勅諸書附列嫔嬪積久彌夥槩不克登惟編錄節年  
聯句詩章於後以誌儒臣幸事翰府美談藉  
彰貞石者焉

節年聯句詩帖

高宗純皇帝歲時召大學士內廷翰林曲宴聯句遇  
慶節宴宗親舉盛事宴耆年值

巡典宴扈從諸臣皆以聯吟為例

命詞臣敬繕成冊以次勒石

皇上依例舉行謹備錄如左

玉盤聯句趙北口冰嬉聯句

乾隆二十七年

紫光閣錫宴聯句歲朝圖聯句

二十八年

冰嬉聯句

二十九年

雪象聯句趙北口觀燈火聯句

三十年

玉盃聯句

三十一年

立春日得辛聯句

三十二年

三清茶聯句

三十三年

冰牀聯句

三十四年

玉甕聯句

三十五年  
以上  
並臣于敏中敬書

學詩堂聯句

三十  
六年

耕織圖聯句

三十  
七年

淳化閣帖聯句

三十  
八年

四庫全書聯句

三十  
九年

天祿琳琅聯句

四十  
年  
臣王際華敬書  
以上並

寧壽宮落成聯句

四十  
一年

紫光閣錫宴聯句

四十  
二年  
臣董誥敬書  
以上

三登澄海樓聯句

四十  
三年

四庫全書薈要聯句趙北口觀燈火聯句

四十  
五年

快雪堂聯句

四十六年

月令七十二候聯句

四十七年

職官表聯句四登澄海樓聯句

四十八年

五經萃堂聯句

重華宮曲宴聯句

四十九年

千叟宴聯句

五十年

五福五代堂聯句

五十一年  
並臣梁國治敬書

開國方畧集成聯句

五十二年

平定臺灣聯句

五十三年

戡定安南功成聯句

五十四年

八徵耄念之寶聯句

五十五年

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壽聯句

五十六年

洪範九五福之二曰富聯句

五十七年

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寧聯句

五十八年

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

五十九年

洪範九五福之五曰考終命聯句

六十年

重舉千叟宴聯句

嘉慶元年  
並臣王杰敬書  
以上

平定苗疆聯句

二年臣沈  
初敬書

平定三省教匪誌喜聯句

八年臣戴  
衛亨敬書

毓慶宮聯句

臣戴衛  
亨敬書

翰林院賜宴聯句

臣黃  
鉞敬書

惇敘殿聯句

臣成親王  
永理敬書九年

職貢圖聯句澄海樓聯句

十年

書福聯句

十一年  
臣戴衛亨敬書  
以上並